

马
四海
幼棣

人工大流产

人工大流产
鸳鸯大逃亡
理性与情感

当代大学生恋爱及婚姻的思考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人工大流产

瘦马 毕四海 朱幼棣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此书收有三部中篇报告文学：《人工大流产》写了在人工流产这一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着的许许多多人的喜怒哀乐；《理性与情感》揭示了当代大学生的形形色色的恋爱及婚姻问题；《鸳鸯大逃亡》反映了当前农村合法与不合法的各种爱情私奔现象。三部作品均以生动形象、丰富翔实并具有说服力的材料，对这些令人注目的复杂纷纭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思索，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人 工 大 流 产

瘦 马 毕四海 朱幼棣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印张 2插图 98千字

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定价1.25元

目 次

- (1) 人工大流产瘦 马
(58) 理性与情感朱幼棣
(115) 鸳鸯大逃亡毕四海

人工大流产

瘦 马

人工流产 避孕失败、孕妇患病或经羊水等检查提示胎儿有先天性缺陷不宜继续妊娠时，用药物或手术(刮子宫、负压吸宫、水囊引产等方法)终止妊娠，称人工流产。

《辞海》上卷第697页

采取一种有效的、方便的、经济的、又能被传统观念所接受的避孕手段，将是二十一世纪全世界十大科研项目之一。这是一个千古难题。一个涉及人类自身安危存亡的难题。当今的人类已经可以轻易登上月球却不能把握自身，无法解决这涉及到每一名性成熟的男女时时刻刻都可能遇到的问题。

世界各国的难以数计的科学家们为避孕伤透了脑筋。从人类认识到生育与性生活绝非和谐的那一天起，如何成功地阻止精子和卵子结合就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古人有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避孕手段秘不告人，使这本来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技术自生自灭。迄今为止，尚无一种达到100%避孕效果的避孕手段。

人们了解受孕的全过程象了解日升日落一样容易，但要阻碍这一自然的生理现象发生却极为困难。在不想生育的前提下受孕，唯一补救的措施就是人工流产，俗称打胎。这无疑痛苦的，尽管今天的人工流产已采取了新技术、新设备，但其原理并不比前人笨拙的手段高明。“瓜熟蒂落”这句古老的成语在这里成为一个难堪的讽刺。

性生活的障碍常常来自本身，害怕受孕苦恼着每一对不想生育的男女。任何一种避孕措施都有副作用，从生理和心理上给人们带来不快。扫兴贯穿着每个人大部分的性生活，紧张和戒备死死地缠绕着男人女人们。

生命的顽强和伟大就在于：无论多么贫穷艰难的环境都不能阻止她的繁衍。一个必须借助显微镜才能看到的精子在一瞬间即可完成它的使命，导致一切剧变……

1986：行为与观念

婚姻构不成对第三者的威胁

伞红英认识齐鸣时没有在意他已是爸爸了。齐鸣的妻子她至今也没有见过，有几次机会伞红英有意避开了。她在齐鸣家翻过那本大像册，看见过齐鸣和妻子的那种俗不可耐的结婚照。伞红英并不妒忌，开玩笑地讥笑齐鸣“还是个搞艺术的呢”！

齐鸣解释说，这是老婆的意思，不照不能结婚。

伞红英是北京某医院的护士，比齐鸣整整小8岁。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齐鸣对伞红英的姓大为惊奇。居然还有姓“伞”的，他说。

按伞红英自己的话说，齐鸣一开始就对她“心怀鬼胎”。齐鸣指天发誓，后来的一切都是始料不及的。

应该说，齐鸣说的确实是真话。伞红英算不上倾国倾城，但也不失妩媚。特点是极喜欢照像。恰巧齐鸣是搞摄影的，专攻风光摄影的“摄影家”。

在这点上，风光摄影和人像摄影有个小小的差异，但自从伞红英向齐鸣提出拍几张艺术人像以后，这个差异就悄悄地消失了。

伞红英说，最初对齐鸣印象一般，后来出去拍了几次照就喜欢上他了。

这在目前的社会现象中绝非个别现象，婚姻已构不成对第三者的威胁。她或他如果想爱就肯定不顾一切地去爱。伞红英做出的一切，用齐鸣的话说，比七仙女拦截董永时还胆大。

最初的一次是在伞红英的家。她是独生女，父母亲的掌上明珠。父亲是教师，母亲是一家影院的负责人。和每个忙碌的中年人一样，清晨出门，晚上才归。伞红英有夜班，下夜班就可以在家休息。因值夜班是两个人，轮换着睡觉，也不觉得特别困，白天时间就显得闲。闲了就容易找点事。她约齐鸣来做客。当然，这时她已经喜欢齐鸣了。

齐鸣多多少少感觉到了伞红英的热情。本来，他想降降温。自己毕竟有妻室，况且妻子很不错。

事情坏就坏在下了一个并不坚定的决心。齐鸣进屋后，刚刚放下沉重的摄影包，伞红英就扑在他怀里，并且哭了。

这时的世界一切理论、信念都化为乌有。齐鸣只说了一句，我有家了。伞红英说，我不管。

后来的一切跟其他男女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整整一天，他们是在床上度过的。

伞红英千真万确地是个处女。

这一点在她扑进齐鸣怀中时，齐鸣有所怀疑。可事实就是这样。齐鸣有些沉重。

那天本来是打算好好搞几张人像作品的，可齐鸣出门时连胶卷都没来得及装。伞红英脉脉含情地送了齐鸣很远。

伞红英每星期至少有一回夜班，换句话说，至少有一天可以在家，这样，伞红英一个电话，齐鸣就告假“拍片子”去了，直奔伞红英安逸的“小窝”。

这一天是这一星期中最快乐的一天。伞红英万般缠绵，告诉齐鸣一周的思念。齐鸣不管怎样，避孕措施一丝不苟，他知道怀孕对一个未婚女孩子是多么大的打击。

伞红英笑话他，说，人工流产方便着呢！她曾帮过许多人在她们医院找熟人做过人流。原来5元，现在全加起来也不过30元。

齐鸣说，那也不能大意，怀孕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弄不好惹出大事。

伞红英和齐鸣私下保持性关系大约一年了，总共也有几十次了，没有出事。齐鸣也就放松了警惕，偶尔也忘了避孕工具。

这一天，齐鸣给伞红英照了两个胶卷的艺术照，最后搞得十分兴奋，没有工具，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后来，又有过两次。当齐鸣把那些片子洗好送给伞红英时，伞红英漫不经心地告诉齐鸣“例假没来”。

齐鸣先以为伞红英跟他开玩笑，因为“表情不象”，后经证明，他有些傻眼，根本想不起哪天作的孽。

伞红英却在一旁没完没了地欣赏那些“艺术照”，根本没把怀孕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齐鸣冲她嚷起来，才放下像片，接住齐鸣说，一切用不着你管，我自己去做。

这一点又与传统有所不同，起码可以说明医院中做人工流产的独身女子并非都是被男人们遗弃的。

伞红英通过关系没费什么劲就人流了。她的父母至今还蒙在鼓里，以为这个宝贝闺女纯之又纯呢。

齐鸣去看伞红英，拎着一大堆好吃的，伞红英叫他全部拎回，否则，“老头儿老太太发现了就不得了了”。她只要求齐鸣把她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张照片放大12英寸，好挂在卧室里欣赏，因为这照片是“那一天照的”。

这类故事已普遍得每个人随时都可能听到。伞红英告诉齐鸣，你不能离婚，得好好过日子，只是别忘了我。至于我自己，你别担心，我会找一个男人，一个疼我的男人结婚的。

八十年代开放型青年

李玫的丈夫1986年8月12日获准赴美国加利福尼亚自费留学。他俩结婚一年多没要孩子，原因极简单，就是为了要去美国深造。原来打算两个人一起动身，结果不尽人意，

只好让丈夫先走一步，计划最迟一年时间，李玫即可前往美国与丈夫团聚。

事情出在李玫的丈夫留学后的两个月之后。那天，李玫为办一件事乘坐 13 路公共汽车。上午 10 点，正是一天中最清闲的时刻，车上并不拥挤，一个瘦高的男青年站在她跟前。她没介意，直到她准备下车站起来时，那个男青年才说，可以跟你聊聊吗？我叫林胜利。

即将赴美的李玫没有慌神，她瞧了林胜利一眼没作回答。车到了平安里站她先下了车，没有回头也估计到这个男人跟在她身后。她先去邮局发了一封给丈夫的航空信，出门的时候发现林胜利站在门口等着她。

她如果还不说话，这一切就会化为泡影，她的一生就不会出现这次“艳遇”。

可是她说了：我给我丈夫发信。

林胜利只是说：我们聊聊。

于是，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在繁华的市区街道边走边聊，从北海后门进入从前门出来，李玫掏钱请林胜利在仿膳饭庄吃的饭，这顿饭她花去四十多元。

李玫认为她是八十年代开放型青年，不必那么小里小气，遇见个男人就惊慌失措。

两个人在闲聊中都相互交了底。林胜利刚刚离婚，妻子跟别人跑了。当然。这是林胜利说的，有没有水分李玫不得而知。

从北海出来后林胜利邀请李玫去他家。这是个界线。李玫也相当清楚如果去了他家将要做出什么。林胜利已跟她说

了他那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她想说不去。原因太简单了，相识才几个小时，去他家未免唐突。可是，她没说。

两个人进屋前买好了晚饭和啤酒。林胜利的家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台冰箱和两只沙发。卧室里只有一张窄窄的折叠床。

“一切都给老婆搬去了。”林胜利说。

下面的事情照章办事。晚饭是深夜两点才吃上的，两个人实在饿极了。

第二天李玫与林胜利告别时正是10点钟，也就是说，他们相识(如果那也算相识的话)不过24小时。

这以后，李玫隔日就来林胜利家一趟，为林胜利花上一笔钱，给他买烟，买酒，买吃的。

15天后，李玫的月经到期不至。

林胜利埋怨李玫为什么正是排卵期却瞒着他，李玫说，怕那天扫他的兴。

李玫做人工流产是林胜利的朋友帮的忙，他陪李玫去医院，跑前跑后。从医院回来后，李玫对林胜利说，女人不做一回人工流产不算一个完整的女人。

李玫这是第二次人工流产。

第一次显然是和丈夫章礼贤。可那时他们尚未结婚。恋爱谈了几个月，见面的次数也极有限。可是她和章礼贤都明显感到这桩婚事没有什么问题了。似乎没有理由一切都等到领取那张大红证书以后。

章礼贤是书呆子型青年。学业极好，上大学期间没给李玫留下什么印象。他们是同校但不同班的同学，李玫生性好动，疯疯癫癫，被好事的男生誉为“系花”。

大学期间，尽管有关李玫的传闻不少，但她还是洁身自好的，不管别人如何做，她反正能把握住自己“不胡来”。可分配工作以后，章礼贤执著的求爱，使她冒出寻找一个“港湾”的念头。

章礼贤肯定能出国，他的舅舅和两个姨都在美国。李玫也想出国，不管她心里承认与否，能出国是爱情天平上的一个重要砝码。

确定恋爱关系以后，两个人并没有积极准备家具，也没有朝“四大件”“八大件”奔，他们觉得当务之急是解决自身的需求。

第一次是一个阴雨绵绵的白天。两个听腻了各类风流事的大学生凑在一起，完成了各自人生历程上的里程碑的筑造。虽然一切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但终究迈出了第一步。

第一步的重要性显露出来了。以后的事情顺理成章，两个人如胶似膝，忘乎所以，导致了李玫婚前就做了一次人工流产。

李玫的两次人工流产都是不合法的，一次是未婚先孕，一次是非婚姻关系怀孕。这本来不是件光彩的事情，可她却说，我要走在历史前面。

经过改革与开放的几年后，1986年的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飞跃。人们冷静地看待自身的行为，并身体力行地做出了以

前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许多从前最为保密、最怕见人的行为变成了公开的行动。人们感受时代带来的轻松感的同时，开始把握自己的命运，强调人的个性与尊严。猥琐不堪的过去一旦抛弃，人们的解放感就立刻溢于言表。女人男人们不再害怕舆论的无端谴责，不再担心本来应该幸福的婚姻带来的不幸。较之过去，人们最大程度地公开了自己的行为，不再战战兢兢地生活。他们在逐渐忘却过去那些不堪回首的生活，在努力追求一种真正的幸福，尽管他们知道这道路上还会有障碍。

1981：行为与观念

千里之外去打胎

我们往回追溯5年。1981年。

陶秀兰全家哭丧着脸，象死了人。原因是二丫头陶秀兰未婚先孕。没“过门”的女婿象犯了弥天大罪，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高档烟酒孝敬未来的“老泰山”。

一切无用。丈母娘再喜欢这个未来的姑爷也不敢上前劝老头子，陶秀兰在里屋饮泣。

陶秀兰和郭闻庆的婚事双方家长早已认可，逢年过节还“亲家长亲家短”地走走。可因郭闻庆离工厂“法定”的结婚年龄还差一年，开不出介绍信就不给登记，所以只好“熬着”。

可青春的躁动不愿“熬着”。陶秀兰熬得住，郭闻庆可熬

不住。好多年前他就染上了手淫的毛病，一时半会儿又改不了。两个青年人一块上下班，亲密但又少些滋味。陶父曾托人走后门给郭闻庆去开介绍信，但厂里说，这工厂上千号青年人，一人早一年就是一千年哪。急什么，还怕女婿跑了？

这男 25 岁女 23 岁的晚婚年龄可坑苦了郭闻庆。他左动员右动员，可陶秀兰死活不吐口，说她妈妈天天都叮嘱她“不可乱来”。

郭闻庆家在郊区，院后面有块菜地，夏天豆角架黄瓜架都架起一人多高。天热，他就拉着陶秀兰散步，走乏了就坐在田埂上。人如果有欲望又有计谋的话，办事容易成功。陶秀兰虽有戒备但怎么也没想到郭闻庆实行非礼，挣扎了两下就软了下去。

那个夏天豆角架黄瓜架帮了大忙。尽管陶母有所察觉，但陶秀兰矢口否认，她也不好过细追问，直到女儿有了怀孕反应。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今天，陶郭两家也不会如丧考妣。找一家医院做人流方便得很。可是当时这对社会关系狭窄的陶郭两家，无疑是件败坏门风、丢人现眼又无路可走的大事。

陶秀兰排行老二，这事不瞒她姐姐姐夫，但得瞒住弟弟妹妹，左邻右舍也不能让知道了，否则，“脸没地搁”。

全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托关系。这种事不能象托人买东西那样大张旗鼓，保密是第一重要的。

最后还是陶秀兰的姐夫出了一个主意。他有一个好朋友，爱人是医生，去年全家迁到长春，可能会有办法。

于是，打长途电话，花去十好几元，联系好一切事宜，陶秀兰由姐夫陪着从北京乘火车赴长春打胎。

这种事今天听来有些玄乎，千里路以外去打胎，劳民伤财。可这的确是件真事，往返才四天。陶秀兰说，至死也忘不了那罪过。

陶秀兰和郭闻庆现已结婚，有一男孩，3岁，可爱之极。两口子私下戏称“小二”。

青春冲动后的苦涩

198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莫斯科餐厅，那时还叫北京展览馆餐厅，有一张长桌围了一圈人。闹不清谁是主人，谁是客人，好象这七个人分好几拨。互相寒暄中介绍了半天，也没能搞清这桌人之间的关系。

只需点明其中三个人，其余算是陪衬。

佟欣欣，女21岁，未婚。北京某宾馆服务员。参加工作三年，业务水平上乘。目前状况：有孕在身。

张泽之，男，40岁。已婚。北京某医院外科主治医生。为人热心肠，有一称号：张一刀。

张明，男，26岁，未婚。与佟欣欣同一宾馆，任保卫人员。工作一向认真，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其余四人是关系的关系，当然，张明是头，张泽之是尾。

这顿饭是张明掏的钱，席间谈的都是题外话，与人工流产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由于年龄的差异，紧着烘托气氛也显得尴尬。好不容易捱到吃完，拿佟欣欣的话说，从来没这么庸俗别扭过。

走出莫斯科餐厅时，张明从书包里掏出两条好烟悄悄塞给了张泽之医生，只说了一句话：拜托您了。

以后的一切都是张医生跟佟欣欣商量，具体时间，具体办法。连话怎么说张泽之都教给了佟欣欣，千万别说漏了。

这套瞎话大致如下：

更名李丽，年龄 24 岁，已婚。因丈夫出国留学，这孩子不能要。丈夫现在国外。与张泽之拐弯抹角地沾点亲戚关系。

由于张医生在本院干了 20 年，故没人不给面子。至于佟欣欣编不编那套瞎话，已没多大关系。妇产科的医生不想听。

一个月以后，张明借佟欣欣又邀张泽之吃饭，张婉言谢绝了。张明只好托人送去一筐“家乡”的苹果。

现在佟欣欣和张明各有一个小家，各自分别隐瞒了那一段风流苦涩的历史。两个人并不忌恨，因为后来情况有变，硬要结合在一起只会更加不利。

分道扬镳是佟欣欣提出来的，即便这样，张明至今还为青春的冲动向佟欣欣忏悔。他认为如果没有怀孕这一节，只是有性关系，恐怕心灵上会安静一些。

1981 年正处于一个门户初开的时代，各种思潮冲击着禁锢多年的人们。当时的青年人和今天和从前的青年人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他们呈几何级数地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晚婚带来的婚前性行为呈上升趋势。由于避孕措施不当，包括性教育，避孕工具药具的发放，都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婚前受孕现象剧增。害怕怀孕本身阻止不了怀孕。

青年人自己不再认为婚前性行为是轻率。任何业余娱乐，即使再多再有趣，它也不可能使性的渴望发生转移，也不能满足性的欲望。

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事实。一切企图用什么东西分散性欲的聚集力，恐怕都是徒劳的。

1976：行为与观念

过于沉重的“失足”

我们再往回追溯5年。1976年。

经历过那一年的人们都会记得社会动荡极其频繁，每个人都实实在在感到一股压力。

史洁在某军医大学学习，还有一年即将毕业，分配将是乐观的，令人羡慕的军医。在那个时期，这大抵是女孩子最好的职业。史洁是从兵团保送大学的，千里之外上学美中不足就是举目无亲。她是南方人，人纤细柔美；平时少言寡语，学业相当不错。

她在这所古城上了四年大学。头两年，几乎很少走出校门，除了跑图书馆就是去教室，当时还主张大学生走出校园，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史洁生性文弱，故能少去则少去，能不去则不去。这样，校方有些不满，曾不点名地批评过她。

后来，有了实习。迫于无奈，史洁被安排到一所地方医